

纸上纪录片 在路上系列

骆丹 图 骆丹 莺莺 文

北方，南方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骆丹 图 骆丹 莺莺 文

北方，南方

纸上纪录片 | 在路上系列

骆丹 图 骆丹 莺莺 文

北方，南方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在路上，在那里

骆丹镜头里的中国北方和南方

姜纬

鲍勃·迪伦在《随风飘荡》(*Blowin in the Wind*)里有一句著名的歌词：
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

骆丹的这些照片是他2008年从北到南行走半个中国拍摄的。拍摄“在路上”的照片本身非常困难，不困难的方法就是廉价的浪漫主义，巨量的民俗风情，抒发对大自然的情感什么的，我们多年以来已看到过无数这样的“作品”。

骆丹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全球化浪潮中还有没有自治和生存的可能性？古老的中国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变革无所不及的巨大力量搅动着生活的各个层面，社会政治经济网络、基层生活的共同体、文化表达与交往形式，等等，在所有细节上都烙下了印迹。因此我能体会到这个问题对骆丹而言显得非常紧要，当摄影师面对我们的种种现状时，其实他并没有多少可依托的有效精神资源，“在路上”就成了他用来探索与找寻的立足点。骆丹的探索与找寻，更多的是对着他自己，这样的情形显然有着艰险，很可能镜头和现实是隔着的。从这个角度讲，他的拍摄难能可贵。

虽说我们现在观看的是骆丹非常个人、非常具体的情况，但他始终得周旋于巨变的大环境，很容易漫涣无边而不可收拾，而他在其中克服困难的方法，就是穿过丰盛的浮辞和喧闹的表象，不断地进行筛选、甄别和梳理。

“在路上”不仅仅是个姿态，在路上，在那里，是一个摄影师在他的现场、他的境遇中充满主动性的自我思考，因为主动，“在路上，在那里”使我们见识到了一种内省性精神生活的丰富画卷，他的照片也尖锐地介入了公众对自身生活和我们共同生活的想象与争辩。

摄影不是单纯地制作影像，不是单纯地捕捉世界的反射，摄影师通过照片为自己开辟一个广大的区域，这是对经验、情感、思想、生活的整理和重述，是一个人围绕自身对世界进行勘探和编纂。从骆丹的照片看，他应该相信自己是实践的主体，而绝不是凭着先验理念行动。他一直试图保持着与生活与自我的诚恳对话，始终面对着中国人经验和现实中的混乱疑难，在他看来，这是行动和选择的迫切理由，摄影在行动和选择中展开注视与沉思。

在骆丹的QQ号码边上，长期挂着一句话：“流放是对内心自由的考验。”这是约瑟夫·寇德卡说的，他是骆丹的榜样。在两百多天的旅行中，在城镇或田野，在海滨或山区，骆丹基本上中断了和朋友、家人的联络，成为和主流社会不怎么相干的个体。不过，他坚信这样的状态会消磨掉人心中的浮躁，让人变得沉静，也更加接近自己的内心世界。骆丹觉得自己更加专注了，旅行和摄影，既是他的感受方式，也是他的生活理想。

选择在2008年行走中国北方和南方，骆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是少数几个对当下生活怀着情感和警觉，同时又能通过照相机使这样的生活获得庄重形式感的中国年轻摄影师之一，他通晓叙事艺术，有赋予摄影语言如诗般凝练的天赋，而且重新使摄影的叙事方式成了一个议题。

这些出色的照片，有存在的忧伤感，有语言的探索热情，有丰沛的感受力，有对人的生活近于沉溺的表达欲望。而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些照片？我们的眼睛又如何能够承载这一切？于是，骆丹他举重若轻，就如同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结尾中写下的那句话——“故事里只是提到：人们应该到达那个地方。”

《北方,南方》拍摄手记

骆丹 葛芃

2008年1月16日，阴

今天是出发的日子，又要上路了。即将上路的心情总是激动、兴奋，还有一点忐忑不安。

从昨天下午开始，我们就把路上需要的东西往车上搬，这一去会有大半年在外面，我们就像搬家公司，把一箱一箱的行李扛到车里，忙到凌晨4点，把整个后座车厢塞得满满的。还是这辆切诺基，和拍摄318国道时一样，后排座位拆掉了，只是没有了车上小床，那里多出了4个大大的整理箱，原本还想在车里带上父亲送的一个小折叠自行车，许多地方可以骑上它去拍摄照片，可车里实在没有更多的空间，最后只好放弃了。在后来的日子，当我们在39度烈日下走到浑身瘫软的时候，很后悔没有带上它。

父亲中午来为我们送行，从他的笑容中能看到他对我们即将开始的旅行感到高兴，因为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行者，在前几年，骑着自行车走遍了中国的东西南北，他深知在路上生活的愉悦。不过他的眼神里也分明流露出一些担忧，担心我们在路上的安全，身体能否顶得住长时间的颠簸。

对于父母，我们内心都怀着一份深深的歉意和内疚。愿他们健康平安！

回想起《318国道》拍摄结束后的这一年，其中经历了多少次的等待、希望与失望。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318国道的最后一天，不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新的计划。当时觉得最现实的办法就是回成都后，再当几年摄影记者，挣够一笔路费，但到底要拖几年时间是不能确定的。眼前的梦想之旅即将结束，自己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即将结束，心中十分伤感，情绪低落。

《318国道》参加了一些影展。2007年底收到一笔稿费，再次上路的日子快了。2008年刚开始，我们就可以开始拍摄第二个计划，这已经大大超出了当初的预期。

挥手告别父亲，我们的车穿过喧闹的成都市区，一路向北。再见了！成都，再见了！家人！



2008年2月8日 河南 巩义

2008年1月17日，阴，冷

昨天在梓桐县城外拍了第一张照片，梓桐县七曲山大庙，由一系列建在丘陵山顶的道观群组成，自秦代以来就开始修建，如今规模巨大，108国道把道观群分成了两个部分，周围古老的柏树参天，从这里向北延伸几百里，覆盖着古代中原进入蜀地的官道，号称“百里翠云廊”。晚上就住在风景区管理处的招待所。

睡到半夜，听到窗外有一声异响，似乎有人推开了卫生间的窗户。难道有贼？现在可是临近春节，在这荒郊野外，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光膀子赤脚摸黑来到卫生间门前，不知是恐惧还是因为冷，浑身汗毛倒立，头皮发麻。猛地推开卫生间的门，里面是空的，再打开窗户，一股寒风狂灌进来，外面只看得见古柏的剪影在寒风中飞舞。打着电筒看清外面的地形，窗户下面的防护栏正好像一架梯子，有人要顺着它上到二楼来太容易了，要命的是窗户的锁已经坏掉了，只要轻轻一推就能开。窗外是一片黑黑的柏树林，大得不知道深浅，现在不是旅游的季节，招待所里就住了我们两个人，真要有歹人今晚来这里找点过年钱，那就惨了！

这时候也不敢睡了，拿出封口胶带把窗户封了个严严实实，虽不能锁死，在推开窗户时至少会弄出很大的响声，等做完这些事，才发现自己还光着膀子。回到床上，支着一只耳朵睡了一夜，还好，平安无事。这是在外面住的第一夜，不知今后会有多少时候住在偏远僻静的地方。

下午在到剑门关的路上，遇到了广元交警的临时检查，看着我们满车的行李，最后说：“没系安全带，到那边去交罚款吧。”收钱的是个女警，旁边围着几个被罚的司机，递上驾照和行驶证，女警扔出一句简短的话：“罚200！”“按规定没系安全带不是只罚50吗？”“是啊，如果那样，你得去广元银行先交50元，然后拿上收据再到这里来领你的驾照，我们也是为了方便群众，让你们少跑点路，你现在交200就可以拿着驾照走，你看着办吧。”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交了100元拿回了驾照。今后的路还很长，得小心点，这可是一笔意外的开销。

天快黑的时候到达广元，一个川北靠近陕西的重要的城市，很快找到一家



2008年2月13日 河南 开封

酒店，晚上出来找吃饭的地方，转了一大圈，发现这个城市的宾馆比饭馆还多。外面越来越冷了，天空中开始飞舞起雪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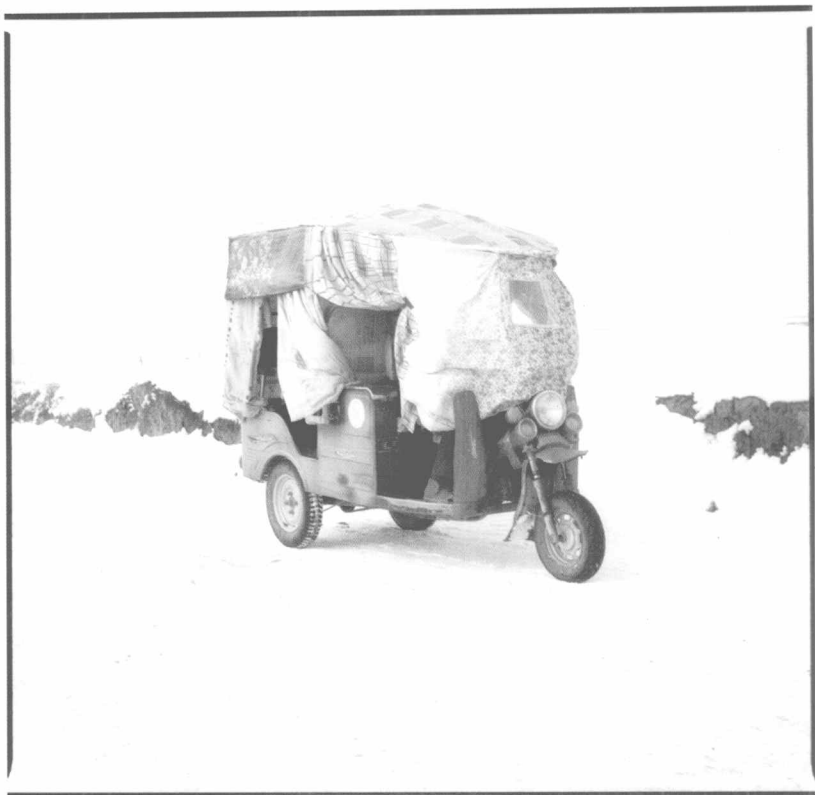
2008年1月18日，雪

北方的强冷空气进入了秦岭南边的这座城市，早上漫天风雪。当车在棋盘关穿过一个隧道，沿着崎岖的山路拐过几个弯之后，眼前的景色突然就大变了模样，到处冰雪覆盖，冬日里那最后一点点惨淡的绿色消失了。108国道进入陕西境内。这里已经是秦岭的腹地，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分界线上。

上一次在冰天雪地里拍照片还是两年前的这个时候，在乌鲁木齐，当时室外的温度在零下29度，正是有那次经验，对于在北方冬天拍摄有了很充分的思想准备，一身保暖的行头能够让我们在冰雪中走一整天都不会觉得寒冷。

车过宁强县后，路面结起了厚厚的冰。在五丁关下，一辆重型货车进入公路桥的弯道刹车时翻进了山沟里，我们的车也开始左右摇摆，轮胎打滑。把车停在路边给轮胎装防滑链，第一次装这玩意儿，没有经验，竟然用去了一个多小时，在雪地上整出满身大汗，接着上路时天已经黑下来，坡陡弯急，路面全是冰，在五丁关几公里长的路上就看到好几起车祸。这次出来，心里最没底的就是遇到这样的冰雪路面，在南方生活的我们，完全没有在冰雪路面驾驶的经验，此时山上大雾弥漫，每辆车缓慢地在公路上蠕动，就像细枝条上的毛虫。挂着一档慢慢磨蹭，才算过了这一关。

晚上9点到达汉中，餐馆大多已经关门，寒风中找了很大一圈，一家夜市里的陕西面皮摊生意不错，很多出租车司机在这里吃宵夜，要了一碗面皮。蒸面皮的小伙计十七八岁的样子，细细的丹凤眼一看就是个陕西娃，穿着一件黑乎乎油腻腻的皮衣，他的头和身边的蒸笼都冒着热腾腾的水汽，脸和手通红。小伙子是我见过的干活最卖力的伙计。他忙着把一碗碗面糊倒进蒸笼。新装入的放最底下一格，蒸好的倒到上面，再把最上面的熟了的面皮倒出来放在案板上，一连串



2008年1月24日 陕西 凤翔

的动作不断重复，每个动作之间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停顿，就像《摩登时代》里卓别林在生产线上的舞蹈，一连倒腾出几十碗面皮，直到老板大声喊着“好了，多了三碗！”他才暂时停了下来，擦了擦脸上的汗。

2008年1月19日，晴

汉中位于秦岭中一个狭长的平原，出城后太阳出来了，公路两边的田野上没有一点积雪。有消息说，前几天的大雪把山里的路封了，翻越秦岭的国道和高速路已经关闭。路过一个高速路入口，许多辆重型卡车在那排起了长队，继续沿着108国道前行，路过佛坪县的时候遇到一个交警设的关卡，交警出来问车上是否带有防滑链，得到肯定回答后就把我们放行了，看来前面的路是可以走的。

一路上坡很快就进入雪线，在一个小村子里再次给轮胎装上防滑链，这回就熟练多了。下午快6点的时候经过位于秦岭分水岭顶部的秦岭收费站，钻过几个隧道后，就是一路下坡，我们真正进入了中国北方。天很快黑下来，只有我们的车孤零零地穿行于群山峡谷的冰雪中，好在已经完全适应了这样的路况，不像昨天那么紧张了。

下山后108国道进入一条长长的河谷，此时，一轮明月挂在空中，月光洒在白雪覆盖的路面上，四周是陡峭的山峰在夜空中勾勒出的剪影，干脆关了车灯，借着月光如同午夜幽灵一般飘过峡谷。

此时的秦岭银装素裹，静谧地横卧在大地上。它已经有亿万年之久了！这里曾经是中国历代隐士的天堂。有多少人抛下红尘的喧嚣，来到这连绵不尽的终南山里，孤独守望着雪后飘起的一缕炊烟。“他们与时代脱节，却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出发前看比尔·波特写的《空谷幽兰——寻访当代中国隐士》一书，他在这里见到了一群中国真正的当代隐士，他们淡泊少欲，清贫孤独，终日面对群山修行，智慧与仁慈在他们简单的生活中不经意就流露，他们是一群正在攻读精神觉醒的博士。从老子的时代到现在，修行



2008年1月27日 陕西 户县

的方式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改变。我们知道为什么杰克·凯鲁亚克会在荒凉峰上当森林瞭望员。此刻，月光下的终南山，冰雪覆盖的秦岭群峰之间，隐士们在干什么呢？是独坐在一盆炭火前冥思打坐吗？愿此时窗外呼啸的北风没有打扰到你们的清静！

2008年1月21日，雾

下午经武功到达乾县。县城不大，穿城而过，上到去乾陵的旅游公路，这里离乾陵不过两三公里，乾陵位于一个巨大斜坡的顶端。

雾很大，天空阴沉得像要塌下来，路的右侧出现了一块巨大的墓地。踏着没到小腿的积雪往里面走，一台小型挖掘机正在雪地里运作，新挖出来的土在它的左右堆起了两个小土堆，暗褐色的新土在白皑皑的世界里像撕裂的两块伤疤，格外扎眼。挖掘机下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披麻戴孝，看着脚下的深坑发呆，这里正在挖一个墓穴，坑比想象的深很多，足有4米多，下面还有两个人在拿着铲子平整底部的泥土，四周墓碑林立，大雾中透出一种诡异的气息。一个人将要在这一片归于尘土。紧邻着乾陵，当地人都认为这是块风水宝地，把逝去的亲人埋在这里，兴许能造福后人。

2008年1月22日，阴，冷

乾陵大门边有条公路，开车蜿蜒盘旋而上可以直接到达乾陵翁仲像旁边。现在是旅游淡季，整个乾陵空无一人，踩着厚厚的积雪，向无字碑走去。17年前第一次来这里，翁仲像后面有两排巨大的柏树，塑像中间还是土路，荒凉且古朴。现在，柏树已经不在，塑像中间也整修一新，更像一座刚刚修好的公园。两旁的翁仲默默地注视着眼前上演的一幕幕人世变化，千百年来纹丝不动。我们